



中国小说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黄建国卷
黄建国、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、主编

《谁先看见村庄》
《最后一只红富士》
《教育诗》
《一个玩笑》
《好牛》
.....

一树蝴蝶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中国小说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黄建国卷

黄建国／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／主编

一 树 蝴蝶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广州·上海·西安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. 黄建国卷 / 黄建国著. —广州: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, 2011. 4

ISBN 978-7-5100-3318-6

I. ①金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1634 号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. 黄建国卷

主 编: 杨晓敏 刘海涛 秦 俑

策划编辑: 陈名港 陈 岩

责任编辑: 张梦婕

责任技编: 刘上锦

封面设计: 柳国雄

出版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

(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: 510300)

电 话: 020-84451013

http: //www. gdst. com. cn E-mail: pub@gdst. com. cn

印 刷: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3. 625

字 数: 126 千

版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100-3318-6/I · 0232

定 价: 29. 00 元

见微知著与文学意味

——黄建国小小说印象

杨晓敏

十多年前我在阅读《好牛》这篇小小说作品时，便记住了作者黄建国的名字。在千把字的篇幅里，作者或许觉得描写牛和豹子的遭遇战太过铺张或易于写实，仅让主人公打盹过后见到的场景是：“牛豹对峙”，而“豹子咽喉处有一个窟窿，汩汩往外冒血，牛的眼睛布满血丝”。作者隐去了血腥的过程，撩拨的是读者的解读欲望。作品并没有因此而嘎然而止处，留下一阔大的想象空间供读者猜谜团，而是安排这条头上一度冒出神奇光环令主人公陶醉无比的“好牛”踏着夕阳归来，蓦然间看见已经挂在墙壁上的豹皮时，顷刻间掉头鼠窜，以至于一头撞在石头上毙命。这一情节的设置相当精彩。作为胜利者的牛，为什么依然还这么恐惧失去生命的豹子？刚刚过去的那场搏斗，究竟给牛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？于是小说的意味弥漫出来了：关于人性、动物性的思考便会在读者脑海里氤氲而起。

长期以来，囿于小小说作品的承载量问题，一直影响着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人对此给予积极评价，小小说似乎成了文学入门练笔的代言词。众多小小说写作者为创作出“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”兼具的作品而进行着不懈努力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数年过去，盘点当代小小说创作，能真正体现“以小见大”、“微言大义”的经典小小说，早已不再是凤毛麟角般可遇不可求，那些精妙绝伦的作品读者都耳熟能详。继《好牛》之后，黄建国着手创作出了“梅庄”系列，其中《谁先看见村庄》更是令人过目不忘的杰作，一经发表便在小小小说读写领域产生了轰动效应。该篇的主题一点儿也不回避社会重大题材中的热点问



题，让一双打工妹从繁华南国归来面对自己的故乡时，通过迟疑的脚步和迷乱的目光，进行瞬间的心理拷问，借此激荡出生活大潮中斑驳眩人的浪花。《谁先看见村庄》立意深远，人物形象富有复杂内涵，尤其把主人公那种欲说还休的忐忑心情，刻画得细腻到位。作者的创作情绪丰沛饱满，始终洋溢着对弱势群体的善意理解和体恤尊重。

黄建国曾在新世纪的前几年时间里，一鼓作气地写出了数十篇独具特色的精短佳作，并在2003年的首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评选中摘取桂冠。他在随笔里写道：小小说作为一种独立文体，用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，它就像针孔摄像头，能把生活中最细微、最隐秘、最柔软的东西捕捉到，所以，小小说应该，也必定是生动的、独特的。这是小小说的优势，也是它受到读者大众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但是，创作者如果不能正确把握，其作品就有仅仅流于故事的可能。故事可以到趣味为止，或离奇惊险，或曲折多变，或出人意料，或巧设结局等。对故事而言，这些也就够了。但小说到这里并没有完成，因为小说必须有意味。意味涵盖趣味，除了使人愉快、有吸引力、使人感到有意思之外，还包含有寻味、激发人的想象等更为丰富的内容。意味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应有之义，是各种艺术形式的基本品格。黄建国曾在中短篇、诗歌、散文创作中均有不俗成就，在“客串”小小说写作上，以自己明晰的认识进行着得心应手的实践。

《谁先看见村庄》、《教育诗》、《好牛》等篇什流传甚广，可以看作是黄建国对小小说文本写作的一种贡献。简单的人物，简单的情节，在看似琐细的生活中逐渐展现人物性格。黄建国熟悉农村、农民，因此能够准确地把握当代农民的真实心理。他的作品深入到民族的深层次文化心理中去，传达思想及生命的细微之处，重趣味，更重意味，“意味涵盖趣味”。《好牛》的语言精美，极富弹性，尤其是心理描写和对话的运用，扩展了生活的空间，并给读者留有想象余地。情节平淡中见波澜，不着痕迹地起伏着。《谁先看见村庄》质朴而逼近生活，具有浓厚的原生态味道，虽写小人物却有沉重之感，道出了生活的

深切况味。《教育诗》是对人生、社会与民族性格深入思索的结晶,揭示和探讨的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纵深处的某种积淀。《陌生人到梅庄》极见白描功夫,叙述不温不火,韵味十足,连句子也尽量简短。一个外地人突然造访僻静的山村,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,一时间猜疑声四起。而主人公马堂最后却轻松地揭开了谜底,令读者在释然中又陷于思考:这种偶然中见必然的结局,到底折射出什么样的生活气息?还有《打嗝儿》、《一个玩笑》、《最后一只红富士》等琳琅满目的佳作,共同构成了一个“小小说客串写作者”的立体高度。他的作品在内容开掘上具有严谨思辨的品质,形式上注重充分调动与题材相适应的艺术表现手法,在小小说作家中有不可替代性。

(杨晓敏,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主编,曾荣获“小小说事业家”等荣誉称号)

目 录

第一辑 | 在路上

谁先看见村庄 / 2

教育诗 / 5

从四月到十月 / 8

打嗝 / 11

陌生人到梅庄 / 14

声音 / 17

一个简单叙述的复杂故事 / 20

小镇上 / 22

热爱 / 25

画影子 / 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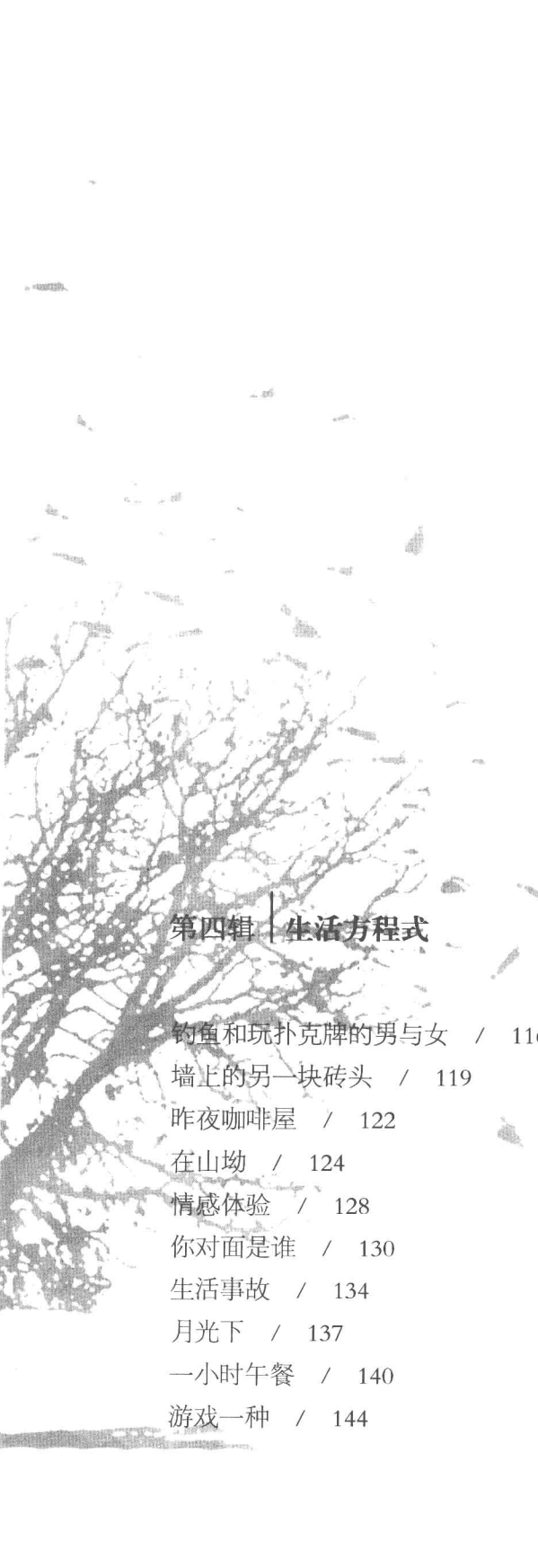
房顶上的沙包 / 31

第二辑 | 蝴蝶飞往哪里

- 好牛 / 36
最后一只红富士 / 38
邻居 / 40
偷窃者 / 42
一树蝴蝶 / 46
高庄的高杆 / 49
好东西在哪里 / 52
底角沟事件 / 55
树阴 / 58

第三辑 | 白天与黑夜

- 岔口 / 64
马索的眼镜 / 69
腊八 / 74
北陵 / 79
坟地故事 / 84
杨凡本 / 88
坤坤的猪 / 93
西沟 / 97
奶味 / 102
梢林 / 107
一个阳光明亮的晌午 / 111



第四辑 | 生活方程式

钓鱼和玩扑克牌的男与女 / 116

墙上的另一块砖头 / 119

昨夜咖啡屋 / 122

在山坳 / 124

情感体验 / 128

你对面是谁 / 130

生活事故 / 134

月光下 / 137

一小时午餐 / 140

游戏一种 / 144

第五辑 | 东西南北

一个玩笑 / 146

如何打死一只苍蝇 / 149

自己的影子 / 151

阳台故事 / 153

一个人的星期天 / 155

岁末 / 159

楼长 / 162

塔 / 164

林中 / 166

草坪这地方 / 170

第六辑 | 乡关何处

第十八只猫 / 174

一条狗的命运 / 177

在水库工地 / 179

他们在树下玩麻将 / 183

纪念一孔窑洞 / 1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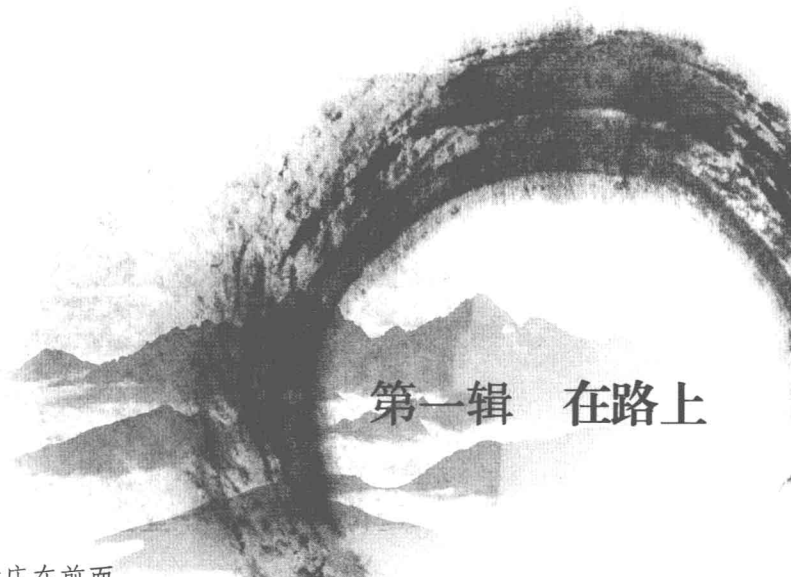
阳峪岭上的太阳 / 191

哀伤 / 194

叫魂 / 196

回家 / 199

可爱与可恨之间的真实——黄建国小小说创作论 / 陈水清 刘天平 / 202



第一辑 在路上

村庄在前面。

二亚们还没有看见村庄，仍然在路上行走。

爷爷和孙子在行走。陌生人在行走。梅根劳和他瘫痪的婆娘杨菜花、梅叶丽和她亲爱的先生强小强……都在行走。

文明与落后，城市与乡村，现代与传统，灵魂与肉体，自由与羁绊，这一切纠缠在一起，相互冲突、碰撞、博弈，生发出一个多元的世界。

因为借助于“寓言化”的叙述效果，小说中的小人物，就能涵盖人所共有的心理结构、精神特质和情感取向；小故事，就能拓展为深广的人类普遍性情境；小村庄，就能展示出辽远宏阔的大天地。

村庄是一个象征。

村庄是温暖的么？

村庄是安宁的么？

村庄是可以安妥我们灵魂的么？



谁先看见村庄



她们回来了。她们不久将会看见自己的村庄。几分钟以前，长途汽车嘎一声停靠，她们从窗口扔下大包小包，匆匆挤出车门。汽车重新启动，拖一股蓝烟，拐过沟岔不见了。一会儿，她们要跨过干涸的沟川，沿着对面那条蜿蜒的小径爬上去，然后，就能看到她们的村庄了。她们从南方赶回来过年，带着一大堆颜色鲜艳的包裹行李。

她们站在路边四下张望。才五点钟刚过，太阳就已经看不见了，只在东边的沟坡上残留一些余晖。沟川里静得很，雾气弥漫，既朦胧又透明，让人感到幻景幻影又地老天荒。她们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不在地球上，不在世界上一样。但是她们知道，感觉归感觉，这里依然是她们熟悉的所在。因为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，村庄，沟川，羊肠小道，它们曾经那么执拗地，记不清有多少次，在她们遥远的异乡的梦中出现过。

她们不急于爬沟。她们需要平息一下心情，定一定神。再说，她们后头还要进行一场比赛，看谁先爬上沟坡，第一个看见村庄。这是她们的约定。

现在，她们走到了沟川的西边，抬头打量那条像被野风吹得弯弯曲曲的灰布带一样的路。就是它，那么亲切地通向坡顶，通向她们的村庄。

“我不知道为啥我一点也不激动，”她们中的一个说。“我想我们应该

是激动的呀。你说这是为啥呀二亚？”

二亚说：“你鬼迷心窍！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哩。你想想，为了省路费，咱们去年就没有回来，快两年了啊。我不知道我一走进家门会是啥情景，先叫爸还是先叫妈？”

不叫二亚的姑娘没有应声。她感到领口和袖口那儿有些冷。刚下车的时候，凉风扑面，怪舒服的，现在，这风突然间又凶又硬，冷刮刮的。内衣好像还沾了汗，贴在身上，风灌进来，说不出的难受。她左右拧一拧身子，把脖子往下缩了一大截。

“你看你，”二亚说，“到家门口了反倒没个形了。”

“我冷。”她说。

二亚也感到了冷。她伸出手去试一试风。她把双手举到面前，翻看自己的手心手背。她往手心里呵了一口气。

“我不想看见我妈的手裂的口子，”二亚说，“我妈每年冬天两只手都裂成了锯齿，她整天疼得吸溜吸溜的。”

不叫二亚的姑娘也张开自己的手指看。她说：“这就叫无奈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再好的手，不出一个星期，就粗糙得看不得了。二亚你等着看。”

“我想哭，”二亚说。她佯装成哭的样子，啊呜了一声，但她马上又嘲笑自己说：“我这是干吗呀，神经兮兮的。”这时候她担心起另外一些问题来。

“咱们寄的钱，家里会不会有没收到的？”

“不会。”不叫二亚的姑娘说，“咱们回去后翻开本子一笔一笔查对。”

“会不会有人认为咱们不干净？”

“你真能瞎操心。谁干净不干净在脸上会写着字？”

“众人口里有毒哩，硬把白的能说成黑的。”

不叫二亚的姑娘有些不耐烦，她哼了一句歌词作为回答：“白天不懂夜的黑。”然后她说：“我要唱歌。”然后她扭动屁股，怪声怪调地唱起来。“回到拉萨，回到了布达拉……”

“我也唱。”二亚说，“唱完咱们爬坡。”她看见太阳在东沟坡顶上只剩一点蜡烛光颜色了。

“常回家看看，啊回家看看……”

她们唱歌。她们的歌声一高一低，在沟川里被凌厉的风撕扯得七零八落，实在不成个什么调子。



“呀，”二亚说，她突然住了声。她说：“我们的脸！”

不叫二亚的姑娘学着二亚的样说：“呀，呀，——怎么啦？”

二亚顿了一下脚。二亚说：“我是说咱们嘴唇上的口红，还有描的眉！”

不叫二亚的姑娘说：“你多漂亮啊。”

二亚说：“我给你说正经的呢。我这个样子怕我妈认不出我来，说我是个妖怪。”

不叫二亚的姑娘哑了声。她看着二亚。她们互相看着。她们以前没想到这会是个问题。她们每天都要化化妆的，包括在拥挤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汽车上。

“一定得擦掉。”二亚说。

她们开始找纸巾。但她们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和小包，也没有找出一片软一点的纸。她们带的纸巾一路上大手大脚地用光了。她们甚至用纸巾擦拭火车的茶几和汽车的窗玻璃，还擦了几次皮鞋，唯独没想到最后用它来清除嘴上的口红。她们低头四处探望，希望能看见一汪水。但是，没有。沟川是干的。其实她们知道这是个干沟。她们盯住自己的衣服，可她们舍不得橘黄色的外套和天蓝色的外套染上不同颜色的斑迹。她们快要恨死自己了。

“我说，咱们吃了它。”

她们用唾沫把嘴润湿，拿牙齿啃上唇，再啃下唇，让舌头转一圈，又转一圈。她们把唾沫吞下去，又呸呸吐出来，沾在手指上擦拭眼影。

不叫二亚的姑娘说：“呀，咱们的口红不高档，吃下去怕有毒。”

“不管它，”二亚说，“这个不重要。毒不死人。”

她们擦啊，抹啊，把脸弄得五麻六道的，但她们不知道此时她们脸的样子。她们互相看也看不清，因为太阳早已经熄灭了。她们以为这么一弄她们的脸就很本色了呢。

“呀，天都黑了，”她们说。“咱们快爬吧，看谁先看见村庄。”

黑夜像汹涌的黑水淹没了她们。

教育诗

过一会儿，爷爷就要把孙子送进小学校的大门了。现在，他们走在通往学校的小路上。

九月的头一天是个挺好的日子，阳光清亮透明，风也凉爽，因为晚上下过一场雨，路面还湿漉漉的，但已不泥泞，个别低洼处积着雨水，偶尔低头一看，能看见天上的一两朵白云映浮在里面。头顶上不时有鸟掠过，喳的一声，飞到了玉米地里，落在玉米穗吐出的缨子上。缨子有粉红色的，米黄色的，奶油色的，吊在鲜绿的玉米秆中间，很是光彩夺目。

学校位于村子的东南角，有一条小路通向那里。爷爷和孙子就走在这条小路上。孙子的头脸洗得干干净净，衣服也比较整洁，斜挎一只新书包，一只手紧紧按在上边，看上去蛮像个认真的小学生。爷爷有些驼背，是个瘦小的老头，走路一晃一晃的。他把孙子的手牵在自己手里。

“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把贪玩儿的心收了。”爷爷说，“你是个学生了。”

“哦。”孙子说。“一会儿就会发新书，还有本子、铅笔、橡皮擦。”

“让你念书不容易哩，”爷爷说，“你爸你妈为了你能念书，他们才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工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孙子说，“过不了多长时间，说不定我就能看懂我爸写的信了。”

爷爷说：“念书要一心一意地念，你把贪玩儿的心要收了。”

孙子说：“我白天黑夜念，行不？”

爷爷说：“不能像你爸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只念了半截。你问他去，他现在后悔死了，做不成啥事，只能去给人打工。世上没有后悔药吃啊。”

孙子说：“你别给我说这个！我是我，跟他不一样。”



爷爷说：“所以我说，不敢再野了，要把心收住。”

孙子说：“你老说这句话，我都听过好几遍了。学校里还滚铁环哩。”

爷爷说：“那不一样。老师安排的事情不一样。哦，我突然记起来了，学校这地方原来是一座庙，我小时候还去烧过香哩。”

“庙是干啥的？”

“敬神的。”

“神为啥看不见？”

“庙里有塑身哩。把庙改成了学校，就是念书的地方了。在念书的地方么，就要把心用上，写不好字，先生打板子哩，把手心打得红肿红肿，吸溜溜痛。”

“爷爷你挨过板子吗？板子是啥样子？”

“啊，没有。没见过，爷爷没进过学堂。”

“那你干啥呢？”

“拾粪。”

“你爸你妈为啥不去打工让你念书哩？”

“这个么，啊，这个么，那时候……爷爷给你说不清。反正爷爷不识字，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村子。你爸念书少，只能出去打打工，做不了大事情。你好好把书念到肚子里，以后就会去大地方，离开村子去见外面的事情。”

“为啥要离开呢？咱们村子不好好的吗？”

“啊，这个么，怎么说呢，好是好，不过么，做不了啥大事情。你看

看村长，也没多少本事。这地方限制人哩。”

“我以后还能回村子么？”孙子突然这样说。

“能哩！”爷爷说，“你想回就回来么。你也许会骑一匹马，很威风，啊不，现在早已不兴骑马了，你也许会坐一辆小卧车回来，更威风哩！”

“我让你也坐。还有我奶奶。”

爷爷没吭声。爷爷叹了口气。爷爷很伤感地说：“爷爷坐不上啦。到那个时候，爷爷已经入土啦。”

“我不让你入土。你入了土我把你挖出来。”

爷爷又不吭声了。爷爷拍拍孙子的头说：“你胡说呢。爷爷啥时候才能享上你的福啊。啊，咱不说这些了。主要是肚子里要有墨水，你不敢胡野了，把心收到念书上来。”

“你又说这话了，人家已经给你说过了。”

“我琢磨，念书和种地是同一个道理。俗话说，人哄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。你要是哄书哄字，你爸的辛苦钱就白花了。更要紧的是，最终就把自己哄了，耽搁了，哭都哭不出眼泪呢。”

孙子说：“我为啥要哭呢？我不哄我自己。”

爷爷说：“这就对了。有志气哩。这就好。”

他们走到了小学校门口。有很多学生从学校门口出出进进。爷爷松开孙子的手，爷爷说：“今天是开学第一天，以后你要自己操心上学。进去，快进去。”

“哦。我知道啦。”

爷爷说：“啊，还有一件事，咱们村里有两位识文断字的大先生，小时候都是在这里念的书。你听见了吗？”

孙子已经跑进学校里了，他转身朝爷爷摆了摆手，示意爷爷回家去。但是，爷爷没有立即回家，爷爷站在那里，仰起头，把学校很严肃地打量了一阵子。